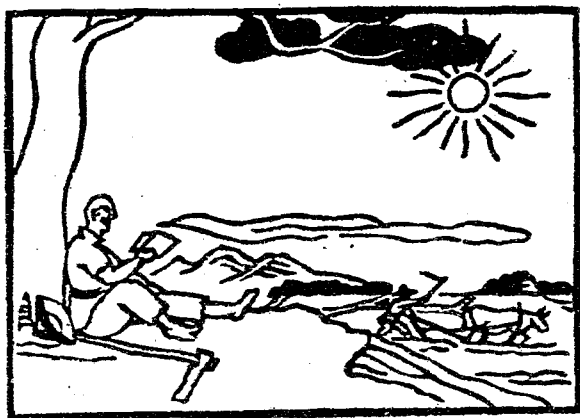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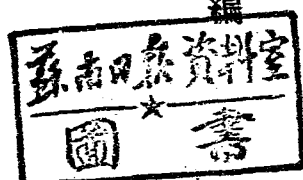




周 祥

編



明 朗 的 天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鄒祥編

明
朗
的
天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錄

和平春節在大店.....	(一)
元宵花燈大競賽.....	方嵐 (三)
臨沂風光.....	李普 (七)
今世紀最大的奇蹟.....	李普 (一〇)
記臨沂教場山騾馬大會.....	林風 (一四)
繁榮的十字路.....	(一七)
民主搖籃裏的烟台.....	(二〇)
飛速發展的威海衛工商業.....	(二三)
棗莊介紹.....	王均 (二六)
走向繁榮的焦作市.....	(三〇)
今天的平綏路.....	民渠 (三一)

鐵路恢復了.....若 望 (三六)

爲了淮城的光明.....弗 君 (三九)

和平聲中之搶修通堤.....馮亦初 (四三)

文銀河在呼吸了.....馬冠羣 (四六)

爲了新生的一代.....龍 平 (四九)

民主政府管理教育下的犯人生活.....逢 源 (五一)

石島碼頭上的青年工人搬運隊.....姜 迅 (五三)

回鄉寄語.....衛 眞 (五五)

明朗的天..... (六〇)

和平春節在大店

爲了迎接第一個和平春節，慶祝和平，大店軍政民，在一星期前便開始了。得小巷紮滿了紅紅綠綠的松坊，糊燈籠、粉刷牆壁……大店立時顯出了一片新的氣象。

除夕，天剛黑，滿街燈光輝煌，家家戶戶門口出現着新的對聯，在燈光下清楚的看出對聯上不同的字樣，商家門口寫着：『經營商業要民主，生意興隆需和平。』翻身的羣衆門上寫着：『奮鬥門垂太翻身，加緊生產吃飽飯。』地主門上寫着：『自立更生求進步，團結奮鬥取和平。』抗屬門口的光榮牌在燈光照耀下顯得更光明更偉大。東村抗屬史大娘把光榮牌摸了又摸，自言自語的說：『真是光榮啊！』大街上像白天一樣熱騰騰。

元旦早上，羣衆自動給抗屬拜年，各機關團體互相團拜祝賀，都表現了無比的革命熱情與友愛團結。

飯後，將近舊年的慶祝和平團拜大會開始了。全鎮老少男女都穿上了新鮮衣服，食上流露着無上的歡欣，跟着秧歌隊穿過大街小巷走進會場。

一陣熾烈的鞭炮聲後，清脆的軍樂奏起來了。國旗高高升起，迎風飄揚，首先是軍民大團拜，後由濱海軍區政治部顧主任代表軍區黨政軍民向全體到會者敬禮祝賀。接着他歡欣的說：『我們經過二十五年的奮鬥，得到了今天的和平，過着這樣勝利的熱鬧的春節。今後在和平建設中我們更加緊生產，作到大家部豐衣足食。』談完，裝飾得美麗的兩輛宣傳車入場，賀年片從車上



(南)

雪片一樣的向下紛飛，羣衆是第一次得到了賀年片，特別是拾到有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的像的賀年片，他們更分外的愛惜。一個六十多歲的史大娘，他拿着毛主席像片看了又看，自言自語的說：「毛主席笑了，毛主席你領導着俺窮人翻了身，俺怎樣謝謝你啊！」一個民兵拿着朱總司令像片說：「你看朱總司令真有個軍事樣啊！他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又爭取了和平。」

二百餘人的秧歌隊歡快的表演起來了，尤其是年老的和年小的要的更有勁。大店東村王贊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要的更歡；他說：「我兒子閻女都在外面抗日，我家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今年又是和平年，我老了也得高高興。」托兒所裏五、六歲的孩子們也都愉快的參加了秧歌表演，觀衆的歡笑與讚聲，此起彼落。一個老大娘一面笑着面說：「從老輩子沒過過這樣的熱鬧年哩！」新解放來的軍官和戰士們，他們以異常的語調，羨慕着根據地羣衆的民主的活躍的生活。

晚上燈亮了，鑼鼓也響起來了，大隊的秧歌也扭起來了……

元宵花燈大競賽

方 嵐

元宵節的清晨，太陽剛爬到城牆頭，街上就不斷地響起鑼鼓聲來了，孩子們穿着花花綠綠的新衣服，三五成羣地在街頭扭着秧歌舞……

漸漸街上就熙熙攘攘起來了，尤其是大成坊前的菜市場，好像一鍋煮沸了的水那樣喧鬧着。十七候豬的肉，不到晌午就賣了個淨光。是的，若干年來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老百姓，現在贏得了和平，又贏得了民主，大家都要快快活活地渡過這元宵佳節。

奎泗城的花燈大競賽，轟動了城裏城外的老百姓，有的甚至從幾十里路以外趕來看熱鬧。陳大娘就是由界溝集趕來的，她說：『這是難得的燈會，唉！今年真是窮富都過和平日子。』這句話的後面，却有着人民在飽受長年戰爭和痛苦後正渴望着和平和養息。

南關外的彭紹義老先生，幾年來都因怕鬼子不敢進城裏玩，今天他特別高興，把一家十幾口子都帶進城裏來看燈會了。

中午，隨着一陣又一陣喧鬧的鑼鼓聲，花挑子、花鼓燈、花船、秧歌隊……從人的巷道裏擠進了場子。孩子們穿着光彩奪目的舞衣，帶着喜悅的小眼睛，整齊地排坐在地上，幼小的心裏，今天也準備跟大人們決個勝負呢！

清水鄉許莊的老鄉們興緻更濃，他們準備好了精彩的舞獅子，由六七里路外趕來參加，他們

說：「幾年來沒有這樣熱鬧過，無論如何得趕來玩一下。」他們來了一百多日子，家裏僅留下一個老奶媽看門。

大家被鑼鼓聲震動得慌亂起來了，鄉下大姑娘牽着小姑娘，梳着油光光的辮子直往人縫裏鑽，人們像大浪潮似的擠着擁着，不多一會，即築起了一座水洩不通的大圍牆。

慶祝和平民主的大會宣佈開始了，全場的軍樂隊、喇叭、鑼鼓都響了起來，人們都裂開了嘴在笑，興奮地注視着在高空中間躍騰驕傲地徐徐上升着的國旗。

趙副司令第一個登台講話了，他的每一句話都打動了人們的心坎，他的聲音宏亮地說：「同胞們！今天全國不打仗了，老百姓得到民主了，這是中國亙古未有的第一次……」頓時全場熱烈地鼓掌了，接着他說：「這是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奮鬥的結果，是二十五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民英勇犧牲而得來的果實！」於是全場又掀起了從心坎裏發出來的吼聲：

「跟着共產黨走！」

「中國共產黨萬歲！」

花燈競賽開始了，參加競賽的人都頓時緊張了。西關三保的代表主任倪思全也在慌張地整理着他的花挑子，他到這邊摸摸又到那邊理理，他在這花挑上是花了多少心血哪，他爲了參加表演，竟興奮得把那收藏了八年的塊銀洋都捐出去了。他說：「我那洋錢從口袋裏拿出來時，還是滾熱的呢！」

浴業工人湯濟文今天特別起勁，他說：「往年我們工人最苦，人家過年都玩得熱鬧，我們却要服侍人，今天使着新政府，我們得玩個痛快！」說着他的臉上現出了驕矜的微笑。

湯濟文扮着小丑，在他帶領下的花挑子開始在羣衆面前扭跳起來了，他今天的腳步特別輕快，因此跳躍得也特別高。他開始高亢地唱起來了：

「正月裏來是新年，泗縣有個羅少泉，他把偽軍縣長做，捐了百姓許多錢……」

……泗縣來了張專員，他把百姓組織好，榮華富貴萬萬年！」

「拍拍拍……」他那沙啞的唱詞，却博得了羣衆無數的鼓掌。

南關姊妹團的兒童秧歌舞也開始上場了，孩子們的媽媽是多麼的高興啊！這是她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她們把家中所有最漂亮的東西——戒指、項鍊……都拿出來給寶寶戴上了。小華子媽媽聽說孩子要上場去了，急忙中還想給小華子拉拉衣服，拴頭結子。

孩子們在場上活潑地扭秧歌舞了，她們响亮地歌唱着。最後小華子跳在孩子們的中央，她挺起了小胸脯，使勁地舉起了小拳頭高呼：

「擁護毛主席！」

「擁護共產黨！」

「我們要普遍組織起來，鞏固和平！」

頓時全場的觀衆也被激動得跟着她一起高呼了。

小華子媽媽喜歡得淌眼淚了，她跟着大家舉起拳頭，但是她忘記喊口號，她只是喃喃地說：

「俺小孩才七歲哪！」

節目不賢的出演，人們沉醉在狂歡中，直到黃昏，他們仍不知疲倦的唱着跳着。

南關兒童團的表演贏得了政治部與司令部贈送的優勝旗，孩子們喜躍，孩子們的媽媽更是喜的心花怒放。

傍晚，大會散了，孩子們高舉着優勝旗，打着凱旋鑼鼓回到家時，成羣的觀衆仍然依依不捨地跟着他們。喧鬧的鑼鼓聲在街上滾滾滾去。

晚上，全城的老百姓還不願輕輕的放過這充滿着和平民主新氣象的元宵節，走馬燈、西瓜燈、

！……在各家的門口掛着，一簇簇的人羣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擠來擠去。

司令部門口掛起了一輛坦克燈，還有毛主席像的燈，莊嚴地閃爍着光輝，毛主席的眼睛親切地看着人們，人們的眼睛也親切地注視着毛主席。

夜深了，鑼鼓聲鞭炮聲還在不斷地振蕩，泗城的人民似乎不懂得什麼是疲倦，是的，他們於今有着和平民主的新空氣在滋補着他們，他們貪婪地吸着，他們忘掉了過去的痛苦與疲勞，他們沉醉在歡欣的氣氛中。

臨沂風光

李 普

跟着執行小組的飛機，我到了臨沂。這是山東解放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山東參議會，省政府，山東軍區司令部和第四軍司令部等。山東的首要機關，都設立在這裏。那幾天正在下雪之後，從飛機上往下看，太陽光照耀着萬里白雪，對於我這個從霧重慶來的人，尤其是一種驚人的奇觀。事先從北平發出電報沒有收到，當局不知道我們今天到來。首先來迎接飛機的，是一些過路的老百姓。有幾個身上背着槍，特別是幾個帶手槍和駁殼槍的，用紅的或綠的布把槍包着，襯着他們黑色或青色的便衣，更顯出一種樸素而動人的英雄風味。

憑着我對解放區有限的常識，我知道他們是『民兵』，在人叢中，我又發現一面橫旗上面是『十里鋪渡和會』幾個大字，旗子的背面寫着『擁護和平實現』，旗子下面一簇人手裏拿着鑼鼓鐃鈸之類，看樣子是開什麼羣衆大會的，所有這一切，同那耀眼的白雪，冬日的陽光，都給我一種暖洋洋的感覺，懷着虔誠的朝禮者的心情，我跟着人們向城內走去。

在城牆上寫着一幅『唯有實行民主才能鞏固和平！』的大標語，市集很熱鬧，有肥皂、紙烟、布疋、襪子、手巾、牙刷等等。各種肉類吃食的攤子，幾乎每走二三十步就有一家。後來據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氏告訴我（他現在是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和實業廳長），市集的特別繁榮，是解放區經濟的一大特色。農民的生活改善了，購買者主要的是農民。布疋肥皂等工業品也由農村供給，這反映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反映。不僅臨沂如此，就像烟台那樣已經現代化了的大都市，解放之後

，周圍也發展了許多大集市，現在每天有兩三萬人作交易。城內的大商店也去擺攤子，因為購買者主要的是農民，他們還害怕跑商店，於是大老板們不得不來遷就他們這批大主顧。農民們如今也要吃點肉了。以臨沂為例抗戰前每十五里有一集，每集銷十個豬。現在每一集銷一百到兩百個豬。大地方五天一集，小地方五天一集，過去殺一頭豬平均只有六十斤，現在殺的豬，平均總在一百二十斤左右。

物價的便宜尤其使這重慶人羨慕不已，豬肉每斤老秤十四元，敵人投降時僅六元，半月前漲到八元，密曆半圓才漲到這個數目的。走過一個貨攤時，我看見一種四邊抽線的大手帕，開價錢只要三塊錢一條。在重慶大概至少得五六百法幣吧，敵人投降前麥子每斤二元到三元，最近一月來漲到五元。所有這一切，都是說的解放區北海銀行的票子。法幣在解放區市場上停止使用，只有一定的比價，現在每十元抵一元北海票。關於物價的如此低廉，何以最近有上漲的趨勢，以及何以停用法幣，禁用偽幣，我會特別和薛暮橋氏做過一夜的深談，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不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問題很大，而且關係重要，想來極為讀者所關心，記者願另文詳細介紹。簡單的說，偽鈔因為是敵人殺人不見血的武器，在敵人的掠奪政策之下，法幣也變了質，不同於過去的法幣而成為敵人宰割的工具，因而不得不禁用偽幣，停用法幣，主要的就由於這政策的成功，才在抗戰期間取得了勝利，在敵人投降之後保留了這片乾淨土。就以北海票一元折合法幣十元偽聯銀券五十元計算，今日解放區的物價不也是比重慶成都和上海北平等地便宜得多嗎？解放區人民是幸運的，不僅是在物價便宜這一點上。臨沂約有三萬人口，解放後，所有這些人家幾乎全部陷於失業，因為全部人口中奸偽人員家屬約佔百分之廿五到三十，其中約佔百分之三十以上開飯館、澡堂、旅館、大烟館、妓女館等，這些大部份都是以敵偽官員為主要顧客，解放之後，奸偽們肅清了。這些人便紛紛失業，因而解決失業便成為民主政府首要的問題。解放區攻城是在夏

天，守城的僞軍許蘭荃，曾經掠了許多老百姓的棉衣用花生油浸着在城牆上燒了一個月，因此解決冬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幫助一切新解放地區的人民解決生活，第一是發放救濟糧，第二是沒收僞產分配，第三是幫助老百姓生產。新兩者都有窮盡的時候，惟有後者可以給每一個老百姓開拓無限的財源，這才是澈底解決問題最有效可靠的辦法。以前全城沒有一家人家紡絲織布，民主政府成立生產推進社以後，供給老百姓資本工具和原料，一個月內發展了八百輛紡車，和打毛線的一千多人，製硝的二百多家。這僅指有組織的而言，無組織零星的散戶，還不在內。製成品都由政府收買，不用就心沒人要，這當中實際的看得見的利益是一種有力的吸引。推進社以及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挨家挨戶訪問勸說功勞，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我跑到生產推進社去，門口擠滿了人，熱鬧得很。當一個工作同志告訴我這些數目字的時候，她的興奮的神色深深地鼓舞了我，使我不知不覺發覺優氣地問道：『你們很快樂，是吧？』

『當然啊，』她答道：『起先老百姓不大相信，現在可歡迎得很哩。』講到老百姓怎樣歡迎她的時候，像小孩子一樣的高興起來。

這種喜悅的神情，我在解放區每一工作者的臉上都看得到。老實說，我自己總覺得，這八年來他們的生活艱苦得不堪想像，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興緻勃勃，神采飛揚，因而奇怪我們在大後方的人為什麼能够在特務制度和檢查制度之下堅持得這樣久，因而反過來對我們深致其同情與慰問，我和他們許多人一再談論，原因是很明顯的，一個愛國者的快樂是與敵人，一個革命者的快樂是為人們服務——這兩個者他們都有了，我們敬佩他，羨慕他們。

解放區物價穩定

是今世紀最大的奇蹟

李 普

解放區物價的低廉與幣值的穩定，實爲本世紀最偉大的奇蹟。記者來烟台、威海衛兩城市，訪問半月之後，這種感覺尤爲深刻。這些從農村來的人，雖然從來沒有管理城市的經驗，但第一次就在城市裏這個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上，創造了如此驚人的成績；充分證明他們有足够的管理能力。任何的城市，威海衛爲去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如以去年八月份的物價指數爲一百，今年三月份的物價則爲一百二十二，漲得極有限；拿烟台來說，以去年九月份的平均價格，和今年三月份的平均價格相比，各種主要生活必需品雖互有漲跌，而波動極微；如玉米麵，每斤由七元二角跌到四元六角五，細布每疋由二十七百三十元跌到二千六百四十四元，花生油每斤由九元漲到十一元四角六，豬肉每斤由十五元跌到十四元，今年三月份金價每兩一萬零六百八十三元，七個月來只漲了百分之五。

記者曾訪問烟台、威海衛地商人，他們對青島、天津等地物價之飛漲，仍保持着極爲敏銳的感覺；因此對烟台市的穩定，莫不推崇備至。三月份青島小米每斤法幣一百三十五元。比去年十月上漲十九倍；豬肉每斤三百六十元比去年十月上漲十倍；細布上漲六倍。金子上漲五倍。一般物價平均上漲十倍。這三個城市同在膠東半島，却彷彿成了兩個天地，有些從青島到烟台、威海衛來過的美國朋友，對這個問題也極感興趣，據記者所知。有幾個美國朋友曾經非正式表示：

，希望解放區能派幾位專家到青島去談一談這個奇蹟的祕密。這使我想起這幾年來國民黨曾經繼續不斷的聘請許多美國的經濟問題專家，到中國來，而整個腐敗的政治千孔百瘡，不論是怎樣高明的專家都無能為力，而解放區這方面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在於下列四個方面：

一、第一是解放區自己發行了本幣，禁用偽幣停用法幣，擺脫了偽幣和法幣膨脹幣值跌落的影響；本幣的發行又極為慎重，主要的是用於扶助工農業的生產；烟台解放以來，政府以月息一分的低利貸放了一千零二十多萬元給小手工業、小販、小店鋪、碼頭工人、漁業、紡花婦等，得到貸款的有九千四百三十九戶之多。又以月息一分五的利息發放了工商貸款一萬四千五百萬元，對象是紡織廠、打油坊、合作社、漁業、粗細雜貨店等，得到貸款的一百六十三戶。扶助工商業的發展還有兩個最生動的例子，烟台市紡織業在敵偽統治的後期，完全陷於停頓；解放後政府以一萬三千五百捆洋紗，合計一萬二千五百斤，交給各廠家紡織，由廠家自定工資，政府收購，成品各廠家能够迅速周轉，復興他們的事業；同時也解決了職工和技師七百多人的職業問題。其次是烟台有一家張裕釀酒公司是遠東第一家最大的釀造葡萄酒白蘭地的工廠，曾被敵偽沒收；解放後政府無代價的全部發還，據該公司經理和記者說，政府爲了幫助他周轉，又爲他收購成品隨時付款，代運出國銷售。記者特別問他是不是政府一定要買，價格是不是由政府規定，他說「不是，我們有完全的自由，這是政府幫我們的忙。」

二、第二個穩定物價和幣值的原因，是解放區已發動了生產的廣大農村支持了城市，解放後糧食、花生油、肥皂、紙烟等等，大批大批地運進了城市；農村的購買力提高了，他們買了大批的農具肥皂等等回去，大大的刺激了城市的生產。×島解放之後，不到幾天工夫貯藏了多年的花露水、花布之類一掃而空，由於幾年來發展生產的結果，農村婦女們紡紗、織布、開荒地，多少有了一點積蓄，辛苦了這麼許多年，應該也要漂亮一下了。這當中政府又以極大的力量，注意了物價

的調節，他們不是以政治力量來限制或規定物價，自由貿易公賣是解放區的基本政策之一。他們是循着經濟的規律，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威海衛剛解放，糧價很高，政府便運輸大批糧食進城，使價格落下來。當十月份徵收田賦農民需要賣出糧食的時候，政府又大量收購，使糧食迅速恢復常態，掌握物資的工商管理局，在這一方面他們的功勞是不小的。他們掌握了大量物資，必要的時候放出物資，收回本幣，又強有力的支持了幣值的穩定。

第三是這個政府不僅是一個廉潔的政府，而且是一個刻苦的政府，各種工作人員都有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他們從艱苦的鄉村來到繁華的都市，吃玉米麵，穿的仍舊是粗布衣，生活的水平絕不高過一個普通的工人和職員；因此軍政費的開支，只作極小的數字。由於衣食的簡陋，你也要說他們滿身土氣；然而這正是英雄本色。國民黨收復區那些帶着大批的票子、金子、搶奪房子、車子、女子的官員們，看商子是，很堂皇的，然而正是他們驅趕着物價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他們就是騎在這匹馬上的魔鬼。此外國民黨的內戰軍閥們，野心勃勃，因而軍費浩繁，也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解放區的軍隊過去在抗敵的戰爭中也要自己生產解決一部份衣食；現在戰爭結束了，他們自給的任務也就更加鉅大，除了糧食之外，菜金、被服、鞋襪、辦公費、雜支等，今年全部要自己生產，他們放下武器，就拿起鋤頭。這種精神尤其使人深深感動。每次看見他們，就使我發生無限的尊敬。

最後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民衆覺悟起來了，威海衛二十二萬人口中，百分之七十已經組織起來參加了工會、農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學生會、店員工會、商會等。人民既已組織起來，因此在這裏，已經沒有貪污腐化的現象，他們便有權監督每一個工作人員。

如果在全國的範圍內，建立這種以民爲主的政治，實行這些爲人民服務的政策，那末無論重慶或上海，物價和幣值的穩定，並不十分困難；同時也自然能產生許多能够解決實際問題的事實。

。反之以如煙台威海這兩個城市，如果曾經由敵僞轉移到國民黨及國派手裏，物價難道不也像青島那樣一日千里嗎？我不知道內戰軍閥們，是否已經放棄了對這兩個城市的野心；但是根據記者這幾個月來的觀察與體驗，內戰軍閥們還是不要妄想的好，他們不會有好運道。

記臨沂教場山騾馬大會

林風

二十五日，記者懷着好奇心，興沖沖的去趕騾馬大會，但走到會場西邊大路上，就給吱吱格格的小車擋住了。一輛自由車的急促的鈴聲又逼得記者向一旁退去，一百五十米達遠的路，整整走了十分鐘，心裏急得兇。好不容易挨到會場北邊的入口小道，突然，一根高約丈餘的桿子矗立在記者面前，抬頭一看，却原是公利池塘的廣告牌，略謂：『趕會人數衆多，各旅含有客滿之患，本塘特修整雅座，供諸客商宿寢，稍取薄酬。』澡塘子變成旅館，真也是別出心裁的創造。

四十畝地面大的場子，已經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羣，記者也就捲入了這泡沫沸騰的一羣，幾乎透不過氣來，人擠着人，肩碰着肩。繁密的各色貨攤，背靠着背，面對面，當向較遠處望去，那些豎着的大掃帚活像叢林，捲立着的涼席子更像工業區千百個烟囱，而遠揚着內繩繩，却險被記者錯認爲竹籬笆。站在廣貨攤，布攤邊選買手帕布料的穿紅戴綠的閨女大娘們，到處亂鑽的孩子們，推來推去的轎轎車，迎風抖刮着的蓬子，這一切使記者弄得眼花繚亂了。

到處都進行着交易，賣主和買主都笑嘻嘻的講價，人們手裏不是拿着紙包兒，就是戴着新篾帽，打着掃帚和鐵頭，一個老頭兒背了鍋碗又蹲在磨石攤旁講價錢了。記者又繞路走到農具場，那裏圍着的多數是莊稼人，大家在揀鐵頭和起頭，挑選鐵桿和叉子，記者上去和他們攀談，在買叉子的黃莊鄉張家黃莊的一個農救會長張慶榮告訴記者，他昨天已經買了四付鐵頭，兩把起頭。我問他爲什麼今天還來買，他笑嘻嘻的說：『我們農工組裏要啊，再說咱窮人沒有地的分到了。』

好好地，也得置農具好好幹！」圍在邊上的農人都附和着說：「對呀！過安穩日子了，大家都想好好生產了。」

潘農具攤向西走是牛馬市場，這是較場山大會的主要部份，也是全會最雄偉龐大的一個場面，聚集無數驢馬，這裏的交易進行得最緊張，經紀人到處在代人接頭，李成前一口氣講上了三匹交易，他會與畜的向記者說：「民主政府本是活菩薩，復了十幾年未開的古會，我們可以生活了。」潯頭棚成文撫摸着他的一對牛犢在一旁說：「現在可比以前強，沒有人討飯，沒有人偷，不用化許多冤枉錢，誰不想做生意呢？」

x
x
x
x
x
x
x

在驢馬大會的東側面，是熱鬧活躍的羣衆文娛活動。商聯會會長委員們親自動手，把戲台，已經由臨沂人民自己組織的平劇研究社等在出演了。三天大戲，戲台前和左右兩側座滿了人，也有爬上了樹，登上土堆子，更有的站在戲台後牆，有的迴歸在離台很遠的沙地上遠眺着。十多年沒有能不化錢看到大戲的莊稼人，對這渴望了很久了啊！但民主政府給他們的愉快還不止這末些。軍區文工團又上台爲羣衆奏了兩樂，打了花棍。三個擴音機下面已圍滿了羣衆，他們仰起頭靜靜的傾聽着這些他們從沒有聽見過的悅耳的樂曲，有個老頭兒拉開嘴笑得連說着：「真好聽！真好聽！民主政府是要樂大家樂。」

張縣長也在戲台上和大家講了話，告訴大家，民主政府會永遠使大家過安穩日子。城區醫院鑽翻了身，五六個大娘也大胆地上台述說政府貸款幫助自己生產翻了身，一個個字眼兒清晰而明亮，台下羣衆們不斷的拍着掌，記者聽到六林莊的李長春老爹點頭感動地說：「如今老大娘們都帶到大庭廣衆面前講話了，真不易！臉臉不紅，心不跳。」

最吸引注意的是民政館的一輛慢慢行駛的掛燈結彩的流動宣傳車，車上裝璜有幾大幅彩色宣

傳聲，人民跟着宣傳車奔到東，奔到西，孩子們爬上了汽車頭，記者見到人們爲國民黨統治區域南遭災荒，三千萬人瀕於餓死的這一幅畫，個個都皺起了眉，而看到生產英雄朱富勝快樂的家庭，這一幕，則個個都嘻嘻笑的，當看到『是誰破壞了和平』這一幕，則又誰都怒睜着眼，老百姓是最懂得愛與恨的。

五六個圍着人羣的小場子，是民教館鼓書訓練班的同志們在唱，他們唱着『膠東女英雄陳桂香』『民主選舉』等，好多羣衆對着這許多種的文娛，有些應接不暇，看看這個，捨不得那個，跑跑見，又跑跑那兒，過着這樣熱鬧的日子真是幸福。

膠馬大會把偏僻的南教場變成了繁榮的市場，據商聯會四天來不完全的統計，貨物種類有廣貨、雜貨、京貨、木料、篋器、農具、簾器、銅錫器、鐵器、五金、銀器、瓷器、梳篦、磨石、掃帚、鞋業、皮革、文具、布、蔬菜、玻璃、綢、吃食店、朝頭店等三十餘種，總計：貨攤四百八十四處，大小貨攤八十二，木板鋪六十四，驢馬二百八十六頭，大小牛一百九十四頭（零碎買賣無法計算）。來會人數達十萬人，除本縣羣衆外，尚有費縣、莒縣、泗水、沂南、新安、濟寧等外地客商，在交易上，無總的統計，但舉幾例就可見一斑，四天來，驢馬牛成交二百九十幾頭，其他如河東朱王莊賣掃帚的老劉在一天內就賣去了三十二把，每把值八十元，則一天營業即達二千五百六十元，西鄉一吳姓一天賣去了十二張席子，營業二千一百六十元，那不在會場的南關公義社，一天也做了一千五百元，生意比前好二倍。至今南教場驢馬大會還未結束，據商家估計可能延到月底。十幾年來第一次團恢復而準備不算充分的臨沂教場由大會，已有這樣大的成績，記者相信，今秋和往後的會期，在民主政府的扶助下，一定會更繁榮，更光輝！

繁榮的十字路

——根據地集市的一例

十字路是山東濱海內地的一個重鎮，交通發達，商業繁榮，但幾年來屢遭敵偽掃蕩摧殘，先後共燒過四次，房屋燒去百分之八十以上，致使全鎮商業倒閉，人民無法生活。但還在民主政府和人民鐵一般的團結下，十字路像一切飽受摧殘的解放區村鎮一樣，克服了一切困難而日漸繁榮了。首先由於民主政府取消了苛捐雜稅，大量發放貸款，救濟貧民，使私人工商業很快的恢復了生產。徐盛義是被敵人摧殘最嚴重的一家，房屋被燒過四次，全部燒光，所剩下的只有他跑出來穿的兩個小褂，及一元五角錢。但是他說：『只要有民主政府，我毫不害怕。』政府貸給他三百元錢，他用作本錢，經營三個月，便將房子蓋起，還剩下四千餘元，現在已是擁有七萬元本金的私人捲煙的工業家了。衛李明山，過去是貧農，飯都吃不上，作買賣把本也都賠光了，民主政府成立後，他見到買賣真是好做了，戰前軍閥時代，有很多人吃了東西不給錢，要錢就得挨打罵，一天兩回捐，現在呢？是和過去完全不同了。於是他向外人借了五百元錢的本錢，自己經營捲煙，起初只和老張兩人捲，每月即能剩七百餘元，現在不但自己捲煙了，而且還雇了五個工人，並有捲煙四個，切煙機一個，在生活方面，據他自己說：『兩年以來很少吃過粗糧。』今年年底

續賬，掙了三萬餘元。人民自己集股成立了永利、滄海商店等四個合作社，和木匠鐵匠工廠。永利合作社在一九四二年曾被國民黨五十七軍全部搶光，接着人民又入股組織起來，政府又貸款幫助，仍然恢復了營業。現在共有本錢三萬餘元，分爲捲烟織布兩股。因爲他是爲羣衆服務的，所以得到了廣大羣衆的歡迎與擁護，都紛紛向本社入股，現在本金已擴大到二十萬元，腰東五百餘，外莊也來入股，今年年底結賬，淨盈利九萬餘元。

全鎮共一千五百餘人家，過去只有一百餘家作買賣的，現在已有將近七百戶，小販由三十家增加到一百五十餘家，飯店由十二家增加到七十餘家，過去沒有捲烟生意，現在已發展到三百六十餘家。織布者十家，合作社四處，工廠兩個，全鎮工人商人千餘名，共擁有捲烟機六百零六個，切烟機十九架，每月出烟一百六十八萬餘包。據由上海來家的商人談，在那裏也能吸到十字路的烟。織布大機二十架，每月出布四百六十餘疋。南關一村一年的副業生產，據不完全統計，就掙了二百萬元。羣衆的生活程度也大大提高了，階級成份已大有變化。據南關一村的統計，全莊一百一十七戶，由貧農昇至富農者七十戶，由赤貧昇至中農者有三十八戶。

十字路集也空前的繁榮了。每逢集時，遠至二百里外的沂水、新浦等地的羣衆，都紛紛奔來趕集，每集到萬餘人，在商聯會的正確領導，及合作社爲人民服務的榜樣影響下，集上看不到有小偷行爲，走私現象；物價平穩，貿易公道，羣衆都反映：『現在的十字路集，真是風平浪靜，生意興隆。』

人民得到了幸福，也體會到幸福是誰給他的。於是他們自動的掀起了擁軍運動，一年來工人給抗屬整理房子五百餘間，每逢給公家推麥子的时候，都是爭着推，有一次派來了一萬斤麥子，沒有兩天就完成了。屠宰工會在過年時，召開會討論，將豬肉照九折賣給抗屬和軍隊。冬天抗屬孫樹豐等沒有棉衣，大家便馬上發起了救濟，解決了棉衣問題。抗屬韓連福沒有本錢生產，工人

張志賓馬上借一千二百元，長期借給他恢復生產。

和平實現了，十字路周圍的大路早已修好，汽車可以暢行無阻，羣衆在狂歡，各商家都在整理敵人燒燬的房屋，粉刷牆壁。『開市大吉』的字樣到處出現，工商業現今仍在激增，該鎮計劃着開設醫院，新辦的鐵工廠已經開工，一天到晚熱熱鬧鬧，織布機、切烟機不住『各達』『各達』的響着，十字路鎮一天到晚已在活躍着繁榮着。

民主搖籃裏的烟台

烟台是華北著名商埠之一。全市人口約十五萬。水陸交通暢達，商業極為繁盛，大小工廠有五百七十座，商號四千二百餘家；戰前以花邊、綵綢為大宗出口，普遍銷售於歐、亞、美三大洲，尤以南美、英屬印度和南洋羣島為最多。但自淪陷後，在敵偽野蠻摧殘下，交通斷絕，花邊業與綵綢業，均已倒閉。其餘商業，亦紛紛倒閉歇業。僅三十三年一年內，即被敵偽勒索去各種商稅一百五十萬元之多。從這個簡單數字，就可看出敵偽的血腥掠奪了。

抗戰以來，八路軍曾四次攻打烟台，終於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烟台人民與地下軍配合下，八路軍將烟台敵人趕跑，從此，烟台人民便解脫了敵偽的統治枷鎖，過着幸福的生活。這是我軍民用血肉換來的果實。

隨軍入烟之市政府，立即摧毀偽區公所、坊、保、甲等偽政權，並根據自然地理條件，與羣衆習慣，重新劃分區村街里，由全市人民自己投票選舉了各級行政委員會，工人、苦力、農民、店員、經理、學生、教員、醫生、漁夫、船夫、理髮匠等各階層人士，都得到了參政的機會。全市各村，共有行政委員六百八十六人，其中有婦女五十名。現在全市一百五十六村，全部建立了民主政權。

我烟台市政府先後撥糧三百多萬斤，鹽六十一萬斤，棉花兩萬五千斤，救濟了全市十餘萬人，被救濟的貧民，感動得哭了。公營工廠工人工資，都比以前大為提高。如電燈公司技術工人在

敵偽統治時，每人每月配給糧不超過一百一十斤，現在工人衣食，除由政府全部供給外，每人每月發給薪糧二百五十斤。現在市內外羣衆，都進行着轟轟烈烈的反奸和減租增資的羣衆鬥爭，並得到很大勝利。都感覺到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現在已有三萬二千零三十六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學生、店員、小販參加了自己的組織。並有工人武裝八百多人、配合八路軍武裝保護着烟台。

政府又發糧、棉花、鹹魚等各一宗，救濟了抗屬。抗屬們都非常感謝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和照顧。在民主政府扶植下烟市工商業猛烈發展。過去敵偽統治下之華北水產組合石炭公司，華北航運公司之商人股本，及被敵偽奪佔之私人財產，一律發還。最近重新成立山東航運有限公司，烟台水產有限公司，罐頭工廠，煤炭場等。商業方面，已取消行會，及公定價格，實行自由貿易，各商號按自己貨色之高低好壞，自行定價。自實行這辦法後，物價日趨平穩。如包米由每斤一元，下降至四元；其他物價也同樣下降。政府爲使工商業更繁榮，曾發放大批低利貸款，扶助中小商人。現在各商號正在積極策劃如何擴展自己的營業。

煙台共有公立和私立中學八處，小學七十六處，共有中小學學生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人。我軍攻克烟台一週內，就一律恢復上課。現在烟市政府，已將各中小學進行初步改革。市立一男中與一女中合併爲東山中學，市立二男中和二女中合併爲毓璜頂中學。二男中之高中學生，合併於東山中學之高中部。

另外烟市尚有以貧苦兒童爲主的義教小學，與簡易小學，也根據市民需要，轉變爲民校；現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店員、經理、工人、市民均得到輪流學習的機會。

在我市政府的初步改革後學生又紛紛入學。據統計，在敵偽統治時，共有中學學生一千四百二十六名，現在則增加到兩千六百九十三名。各學校都成立了學生會。有六千七百二十三個學生。

，參加了組織。得到了出版、言論及參加社會活動的自由。

在敵人統治時，教員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中學教員每人每月的待遇不超過一百斤糧。很多教員爲了維持生活，除教學外還得在街上賣糖菓，賣破爛，以補救萬一，我民主政府見到此種困難情形，除按其家庭人數，每人發給救濟糧五十斤，並規定中小學教員及勤雜人員，每人每月發給食糧八十斤以外，中學教員，每月發給薪糧一百二十斤；小學教員，每月八十斤；勤雜人員每月六十斤；他們都感激的說：『民主政府待我們真是太週到了。』

在民主搖籃裏的烟台十五萬人民，正在建設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去年九月二十九日，海面上忽然來了美國海軍和陸戰隊，要求攻克烟台的八路軍，和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府撤出烟台。經過我軍政民一體據理抗議，美軍駐華兩棲作戰部隊司令部，始聲明『美軍無軍事理由在該處登陸』，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月十九日，又竄來偽匪張立業部的船隻，他們掛着美國旗自稱『中央軍』，『奉命』來向烟台人民『收復』煙台。這一夥無恥的逃逸的戰爭罪犯的竄擾，激起了烟台軍民萬丈怒火。十月二十九日我軍民緊密配合起來，一舉將偽匪擊潰，這勝利堅定與鞏固了烟台軍民保衛用自己的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的信心。他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回擊進犯的反動者。

煙台在全市軍民的捍衛與愛護下，正在進行偉大的建設，這正如住烟希臘僑民巴蒂斯說：『我十分相信，在這樣賢能的政府管理下，一定會很快繁榮起來的。』

飛速發展的威海衛工商業

威海市廣大羣衆經過反漢奸，減租減息等驚天動地的運動，開始得到了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初步的改善了生活。但，他們不能滿足於這些生活上的初步改善，更不會像統治者那樣的揮霍無度。他們爲更進一步的改善生活，除把鬥爭果實留一部份維持目前生活外，便都全部投入了生產，新興的工廠、商店便雨後春筍般的相繼建立起來。截至目前爲止，據不完整的統計即有：紡織、鐵工廠、牛奶社、花邊工廠、土木工程、醫藥社、粗細雜貨店、印刷廠等共達一〇二處。工人糾察隊的建國綢緞百貨店，已經營業多日，他們的門面洗刷的格外光彩，店內各色綢緞布匹佈滿了貨架，給看過的人都會印下一個『到底是羣衆開辦的，格外新鮮』的強烈印象。他們營業的第一天即賣了六千餘元的貨物。城東村的布廠、糾察隊的鐵工廠也都開工了。其他興業、威光等商店也重新修理門面，店內也大洗大擦。現在，政府爲了扶植這些合作性工商業的猛力發展，特組織了工商合作指導委員會，並聘請了合作社的經理參加，共同研究領導。

數達四百五十餘戶的中小商號，在政府扶持與自由貿易的政策下，都擺脫了大商號的壟斷與排擠，獲得了發展與擴大的前途。像乾元磨房在解放後，由於政府的貸款，增添了九馬力電力機的大機器磨二盤，每天可磨糧二千五百餘斤，天天營業還是幹不了，民國三十二年資本七萬元開辦的聚昌號，解放後在政府的幫助下與北海銀行建立萬元的『透支』，春節後盈利即達三萬餘元。全市大小鐵爐二十四處，解放後每戶平均貸款二千五至五千元，各戶都馬上吸收了由海外運

來的各樣鐵板、鐵條，過去視為必用的碎鐵，現在都不喜用了。變與爐解放後，到年關結賬盈利達兩萬元。鐵工張本正、王德衡離開雙興爐元和爐後，又在政府的幫助下，建立了建農爐一處，自己當上了經理。個別的中層商號的封建剝削成份也被削弱了。現在，這些商號不少的都在實行改組，準備擴大營業或轉向適合羣衆需要的工業建設。聚康號現在已與榮成雨山區布社結合，除繼續原來製點心作營的營業外，還要建設布廠組織紡織。在扶植私人資本正確發展的經濟政策指導下，所有私營的中小商號都在突飛猛進的發展起來。

除了合作經濟與私人經濟有着新的發展外，在公營企業上也有着新的發展，政府除建立了建威布廠、裕威酒廠外，又有計劃的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義豐鐵工廠，現在本市已籌備的布廠都到該廠定作布機，正趕作中的已有三十二架，其他像農村修理剋花機等也很多，他在建設工商業上將起着很大的作用。還有公私合營的民運製革廠、茲通布廠也在籌備建立中。

在此次工商業新的發展中，農村羣衆也都紛紛來城市建立商店與工廠，有的是文、榮的區村合作社，有的是羣衆在翻身勝利後用鬥爭果實來開辦的，已經建立的即有民生紡織社、公盛德、建華號等達十戶，還有正在準備前來建立的至少在二十戶以上。這樣城市與農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隨着工商業的發展，每日成交的朝市也擴大了，每天早晨，購買諸貨的人都擠滿了商會門前的廣場，範圍比以往擴大了三分之一，衣布類又是最大的成交量，除本市商人外，來交換物資的大部主顧是農村小商人及農民。

幾個月和平建設中的交通運輸事業，也有着新的發展，這也是與工商業的發展分不開的。最顯著的，在水上交通自一月份開始，除民船仍繼續暢通外，更有公私合營的海通公司、遼東公司、航運部、萬聚興三戶共經營汽船八隻，僅海通公司一、二兩月即盈純利二六七七四元。現在

水上航行出入港的船隻，海關都進一步的建立了正規的港務制度，並修復了為敵破壞的燈塔。

陸上現在不僅有大輪車暢通烟台、文登、石島及各重要村鎮，在三月初旬。龍威汽車路局又成立了威海支站，每日上午七時半開往烟台，羣力運輸社有汽車兩輛，也經常開往烟台市，有時也與文登、石島兩地通車。遠東公司最近也新購汽車三輛，將來也要定期與烟台、石島通車。每天早晚都可以聽到滿載客貨的大汽車來往奔馳的聲音。

隨着交通的便利，城市與農村必需物品的溝通也更加便利了，在對外貿易上的成績也極為顯著，在二月份出入口物資的統計中就可以看出來，在出口的五九〇五六三四、六元的總值中豬子、蝦皮、紙烟、肥皂、鷄子等即達四〇四六六三、二元，佔總值的百分之六十八。而換回的入口貨物在九八四九一二〇、八元中，和平建設的重要物資棉花、棉紗、鐵板、鐵條、火油、汽油等即達八六六七八二六元，佔總值百分之八十八。特別是棉花的大宗輸入，解決了羣衆每個紡織社的原料問題。新的威海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正在日新月異的建設繁榮着。

棗莊介紹

王均

棗莊煤礦是全國三大煤礦之一，全市有人口十二萬左右（工人達三萬左右），每天二十四小時出煤七千到八千噸，煤質優良，燃燒力極強。因此，運銷的區域甚廣。過去該礦除供給津浦、膠濟兩綫所需外，還大批運往北平、天津、濟南、徐州、上海、南京、青島等大城市，運往日本、美國者亦巨。在日寇佔領該礦後，大肆搜括，大部運往日本，敵人仰給於此者甚大。現該處已於停戰令前，爲我軍解放者達百分之九十九強，僞軍退入南大井，麵粉廠一隅。

該處另有電力廠一所，除供全市電力外，還供遠在數十里外的陶莊、小密（煤礦區）、嶧縣等地，另有自來水廠、麵粉廠各一所，供給全市飲食用水。

在交通方面，是全省山東較發達的地方，鐵路有：台（兒莊）棗（莊）路，遠在宣統年間即通車，可直達連河以至華中，以後鐵路又從台兒莊修至鹽海線的趙墩，直達鹽海路。民國初年又修成臨（城）棗（莊）路，直達津浦綫，公路除台棗、臨棗兩條外，尚有通東北方面的向（城）棗（莊）路，經臨沂直達膠濟鐵路的高密。

文化方面，該區有中學一所，抗戰前興辦有年。小學三所（內有日本小學一所），每期中學生達七千餘人。

棗莊煤礦，在清朝末年時，係本地農民自動用手工方式採掘。光緒二十七年，爲山東道台張運森所有，開始小規模開工挖採，原名棗莊窯。光緒三十二年，擴大爲股份有限公司——即中

於公司前身。宣統元年，將繁嶺大成井（一號南大井），在民國元年竣工，開始用蒸汽開採（此時係由北洋官僚張連芬、張勳、黎元洪私人獨佔，現在張連芬之子張仲平、黎子黎紹基，爲主要股東）。民十一年開北大井（二號井），開始用電力。民國二十一年將東小密擴大成東大井（三號井），至此三個大井均已成功。除以上三大井外，尚有十五密（四號井）一所，在民國二十四年又開有石猴嶺子密、前小密（兼風密）、半密（風密）等。這三井的產量，南大井每二十四小時（該礦在開採時日夜不停的出煤）可出煤一千四百車、約九百八十噸，北大井每二十四小時出煤四千四百車，約三千零八十八噸。東大井產量與北大井相同，但煤質較優。總計每天能出煤七千——八千噸左右。

（二）礦區工人：過去下地採煤者有一萬六七千餘人，地面工人（技術工人在內）約七千餘人（尚有鑛際工人六七百、麵粉工人等不在內），每天分三班，日夜輪流開採，平均每天採煤而致死者有五人以上。曾有一次，因炸煤而壓死者就有七八十人。但工人待遇很低，壓迫很重，只要工頭、職員、警衛員稍不滿，工人經常挨打受罰。經濟上的額外剝削，如剋扣工資，隨便罰金等很重，每個工人生活僅能勉強飽肚子。特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軍撤退，敵即佔該區，即以軍事管制，不久即交給三井公司接收後，對工人壓榨更加厲害，最低工資僞鈔六角，最高的九角，但票價暴跌，因此工人無法生活，敵人採取不按時的配給制，以維工人生命，以利其繼續壓榨。因此，工人生活苦到極頂，平均每天因凍餓而死亡者在十人左右。又因日寇壓迫反抗而遭特務陷害殺戮者更多。敵人爲加強對工人的統治，職員工頭由四百餘人增至一千一百多人，敵人更由南京、上海、青島等地抓來大批苦役工人，及強迫戰俘苦役，爲數達五六千人。自敵人投降後，僞軍王繼美協防敵軍退入襄莊，煤礦也因而停採，數萬工人遂告失業，工資數月不發，一部工人逃到附近解放區謀生，有些因封鎖不准外出，而餓死者更衆，對稍有表示不滿而反抗者，即

行展觀。

僑莊人民翻身日子終於到來了，我解放軍於停戰令前幾全部解放了僑莊。因忠實遵守停戰命令，雖經要求完全解除僞軍武裝，亦不得不婉言勸導，委屈地與這罪大惡極的王逆繼美實行停戰，但大多數人民也重見天日，抬起了頭。我民主政府當即着手救濟，數萬才從火中拯出的難胞，據不完全统计，已發放救濟的糧食四十萬斤，貸款十三萬六千七百四十元，煤六百萬斤，受濟者（包括工人、貧民、教職員）計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六人，現已準備好而尚未發出的救濟物資有糧食十萬斤，貨幣一百萬元，生產貸金每人煤一噸。人民得此賑濟後，無不歡聲四溢，同稱『晴天到了』。全市在解放後兩天，全部商家開市。現焦煤鑛全部恢復，新增者有三百餘處，全市沉浸在煙霧裏，車馬人行，擠擁不開，幾年沒有笑容而鐵皮的臉，現出了希望的笑容。

現大部技術工人已獲復工，全部機器業已修復，電燈也已恢復，井底也有部份清理，只待解除王逆繼美武裝，機器即可開動，全市復工即可開始。

羣衆翻身後，已組織起來的羣衆團體，計職工會七千六百餘人，並選出組長以上幹部集中職工會學習半月，以加強各組領導。婦女會已有組織者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分一百五十七個組，生產組已領了二百多部紡紗機與三百多斤棉花，進行紡紗等生產副業。回民協會已有組織者三千五百人。此外，尚有生產合作社正蓬勃發展中，已成立者計有鐵工、煉焦、木工（三個）、運輸等合作社，木工合作社單紡紗機已打出二百三十餘部。

政府對平抑物價，以利市民，也盡了很大的努力。看下面解放前後的幾種主要物價比例表，一般的比前便宜百分之二十以上。

襄莊市解放前後主要物價對比表

物 品	解 放 前	解 放 後
小麥每斤	法幣六五元	北海幣五・三元
高粱每斤	法幣五四元	北海幣三・三元
黃豆每斤	法幣四五元	北海幣三・七元
土布每尺	法幣三〇〇元	北海幣一八元
洋布每尺	法幣五〇〇元	北海幣三七元

備考法幣比值，每十元作北幣一元。

在文化方面，政府也注意首先培養教員，已於半月前辦了一所教職員及青年養成所，以培養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人材。並在熱鬧街市設讀報室及閱書室、閱報欄、壁報等，以供市民文化食糧，「襄莊在恢復與旺中」，這是襄市大家心裏的話。

走向繁榮的焦作市

在民主政府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各地交通的逐漸恢復下，焦作市商號已由新解放時的三百五十家，增至六百三十餘家了。農村的糧食菜蔬大批湧進市場，大街兩旁攤販林立，推車小商與馱煤的大小車輛連綿不斷，交易直到深夜，造成該市前所未有的繁榮。

焦作市在三十多年前英人初來設廠採煤時，居民只有老焦作村一百戶，後經煤礦公司工人職員逐漸聚集，加以道清路通車，人口才增多起來，市場主要是供給礦區職員工人家屬，貨物多消費品，反映着半殖民地市場的特點。敵寇八年統治中，又把它變成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市場，整個市場被敵人所壟斷，商民每日所得還不夠繳捐稅與日寇漢奸的敲詐。

但是，解放後的焦作市場已經走上了根本的變化。去年九月，當我們開始進入焦作時，街上無業游民很多，煤廠職工大批失業，商業開門也沒有買賣。市政府成立後，一面大量運來鹽、布、糧食調劑物資，一面發放大量救濟糧款，礦廠也從艱難中恢復起來，給職工預發薪金與工資，同時發放商業貸款四十五萬元，扶植小商七百人，使農村物資得以迅速輸入。如賣菜一項，頭一天僅七十六担，次日即到二〇六担，第三天就增至七百担。賣鹽、布、雜貨的小攤，每天最少可獲數百元。該市工商局用了很大力量，來發放了一百二十萬元轉業款，幫助洋行、點心鋪等改營棉花布業或其他生產。過去專供敵偽住宿的大旅館，如新賓旅社等，現在經過市政府的幫助，也都改變了營業方式，常備米、麵、白菜、豆腐等，留人起火，使農村商販感覺非常方便，樂於

寄託，因此這些旅館的生意都很興隆，不因敵偽走後而缺乏顧客。同時，所有的銀行也都改革了，他們由政府規定了一定的斗斛，革除了過去的苛重的剝削與各種陋規，農民莫不稱便，糧食市場隨之活躍。

市場建設中另一個新的表現，是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很多商販婦女一面看攤，一面紡花，市場上出現了本地出的大量土線與布疋。商民自動集股並向政府貸款一部，購辦了個華民紡織廠，其他肥皂廠等現也正籌備設立中。

肅作大宗的特產煤炭，以前全被敵人統制運走，不能自由買賣。現在市內有合作社性質的煤站四個，私人經營的五個，其餘各街的小煤店至少在五十家以上，商店經營煤業的也很多，以前的洋車夫，現在也改為拉平車從事運輸。

肅作市的商人已經組織起來了，建立了商會，市場由商人自己管理，市面有條不紊，有問題便提到商會民主討論。商民夜校每隔一日上一次課，學習時事與法令，來研究營業問題。一個商人這樣說道：「八路軍來了，給咱們帶來三樣好事：一是自由貿易，能發財；二是不受剝削痛苦；三是負擔輕多了。」

今天的平綏路

民玉

平綏鐵路在日本投降後，遭受敵偽的阻礙破壞，恢復通車，有許多困難，但終於在鐵路工友和沿途農民，日以繼夜的積極努力下，八月未接收，九月初旬就迅速的開始通車了，最初被我軍包圍在宣化城內的敵偽不時向車站砲擊。宣化敵偽肅清之後不幸又遭受傅作義軍隊的進攻和破壞，傅作義的騎兵，於九月二十日燒毀了郭磊莊至柴溝堡之間之七七九號橋樑，列車更不斷遭受飛機的掃射轟炸。但解放區人民，對恢復交通，抱着很大的熱誠。平綏路並沒有因此而停頓，相反的它却日益同上，如果我們站在長城上，就可以看到蜿蜒的鐵軌上不時的有一長列的黑影，飛駛在塞外的風沙裏。現除孤山至卓資山段不計外，僅在鐵路局管轄的東段已通車的車站有二十三個，東起懷來，西至高陽，連同宣廟支綫，路長約二百七十六公里，在九月份開車一百三十次。行程約一萬四千公里，而在十二月份，則開車四百三十一次，行程已增至四萬餘公里了，四個月來，共計開車一千三百六十五次，行程十二萬二千餘公里，九月份有列車四百二十五輛，到十二月份，則增至四百九十四輛，亦即九月份使用車輛累計為四百六十五輛，到十二月份累計為一千二百二十四輛，由九月至十二月，四個月來使用車輛累計共三千六百四十五輛。在九月份貨物發送量約一萬四千噸，十二月份則增至五萬五千多噸了。四個月來，總計十二萬八千餘噸，九月份乘車人數不足八萬五千人，十二月却增到十二萬五千多人，四個月來，有五十萬以上的人民乘坐了他們自己的火車。

工人自己評定了工資

平綏鐵路的工人在張家口解放後，立即組織了鐵路工會，現在解放區鐵路工人，已先後全體加入了工會，工人待遇，在解放後有了很大的改善，民主政府和路局，在這方面給予了最大的注意。開始爲了解除員工八年來在日寇統治下所受的壓榨和窮困，於九月初旬即發給雙薪和白麵，爲着改變敵人便於壓榨剝削工人的配給制度，和分化工人團結的三等二十二級的工資標準，政府路局會同工會確定了新的工資標準，爲着工人生活不受到物價漲落的影响，暫以小米爲工資單位，一、普通工人每月由二百斤至二百八十斤，二、熟練工人每月由二百五十斤至三百三十斤，三、技術工人每月由三百斤至四百五十斤，這以後由於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政府和路局爲了貫徹照顧工人的生活的方針，又同工會討論了工人工資，從十二月份起，一律平均增加百份之十五，而且從十一月份起按物價之上漲，發給煤布津貼，這就使工人生活更進一步得到了改善和保證。如十一月份，除應領之工資外，每個人發布貼邊鈔四百三十元，煤貼一千一百五十元，不住廠的還發房租二百五十元，另外自十二月份至今年三月份共四個月，每月加發燒火費煤九十斤（按市價折款發給）。

每個工人的工資，究竟應該多少？不是路局「獨裁」，而是由工人按正常生活標準自己民主討論評定，行政方面，工會方面，共同組織委員會，評定工資。工人不但正直的批評別人，而且坦白的批評自己。如在鐵路工廠增資晉級的工作，曾造成了一個羣衆性的評議運動，每個工人都認爲這種評定工資的方法，是最公平合理的，誰也不辜負誰，誰也不會怨言，工人異口同聲的說：「只有共產黨才這樣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們工人。」工人們感到了今天是「自己給自己幹活，不

再是給人家幹活了。」所以大家自動的規定了勞動紀律，自覺遵守。

老工人當了省府委員

工人不但工資增加了，而且政治地位和文化生活也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如老工人黃元當選為察哈爾省府委員，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工人是鐵路的主人

工人們爲了反對壓迫工人，反對借故開除工人，反對剋扣工資等，會向舊時奸僞人員、工人壓迫者，進行了清算復仇的鬥爭，在這些鬥爭裏，表現了工人要求翻身的堅決意志，高度的榮譽。工人們從勝利中從實際生活中已經體驗到今天的鐵路是工人自己的，他們再不是路局的奴隸，而是鐵路的主人了，因此工作情緒空前的高漲，如原定天鎮到羅文皂，十二月十五日通車。但二百餘工友們日夜趕修，十三日便通車了。又如一月份在修築道陽鐵路基時，過去卸一車貨二千人，一小時卸不完，而現在僅用了二十分鐘，便卸完了。爲了趕修路線，過陽歷年節時，還自動工作，不休息。再如鐵路工廠，修客貨車，在九月份平均修一輛，用六十五個工，十月份用六十三個工，十一月份用五十六個，十二月份即減到五十四個工了，像這樣的事實，舉不勝舉，爲什麼工人工作和生產的積極性這樣時刻高漲呢？用工友們自己的話就是：「現在不同了，我們都認識到這是替自己幹活。」爲了保護工人自己的鐵路，工人自己的工廠，工人們成立了武裝自衛隊，僅張家口站，脫離生產過渡到整務的工人自衛隊員一百七十餘人，而現在張家口站，不脫離生

產之自衛隊，擁有一千四百多工人隊員，超過自衛隊員限定年齡的老工人劉潤田，和作二十多年的老工人邊慶義也自願的積極要求參加來保衛自己的革命家務，現在鐵路沿綫的秩序，就由工人們自己的武裝維持，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工人們的生活有了保證，政治地位也提高了。

工人踏進了文化「寶殿」

工人們的文化生活也就活躍了，在工會俱樂部領導下，會排演了舊劇『蘇州城』，另外工友們也會自己創作和排演了反映自己過去痛苦的生活，和今天得解放的話劇：『痛苦與快樂』、『見了晴天』等。在這些話劇裏，寫出過去極端痛苦，也更流露出今天滿懷的愉快和高興，體現着工人翻身鬥爭的勝利，因之也就得到了觀衆的熱烈歡迎和極高評價。現在已有二百七十個工人通訊員，爲晉察冀日報和工人報寫稿，僅張家口站即有十一個中心讀報議報的小組，鐵路工廠一處即有七個工人自辦的黑板報，一向被認爲『粗魯』的工人，已開始踏進了文化的『寶殿』。過舊曆年節時，鐵路局工人高鑾、龍燈、獅子會、秧歌隊得十分興火，全路員工春節勞軍，捐輸貨物外，單現款即達四十五萬元，表現着他們對於解放他們的人民子弟兵的衷心謝意。

現在和平實現，全體員工，正以無比的熱誠，積極準備恢復交通後全線通車的一切事宜，我們希望不久會看到，結着彩花的第一次全線通車列車的開行。

鐵路恢復了

若 望

艱苦的路程

臨海路東段，自白塔埠至通河段，全長二百一十里，早在二月九日通車（售票）了。現正趕修運河至趙墩段。從白塔埠至大許家（三百華里），最近期內也可通車。在修復工作中，須克服想像不到的無數障礙；沒有枕木，沒有鐵軌，連洋鐵也沒有，兩處鐵橋被拆除了，好幾段路基，接連二三里地成了空白。

在修復鐵路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資材，由鐵路兩側的縣、區政府發出指示，同時動員幹部到各村宣傳調查。要求鄉民將自己保存鐵路之器材交到自己的鐵路上。政府和鐵路局以碎鐵換鐵軌；有的段則規定三元一斤收買鐵軌；枕木也給獎金。在短時間內，周圍農民就紛紛交出枕木和鐵軌，還交出了道釘、夾板、洋鎚，甚至小螺絲釘。有許多農民堅決不要錢，他們說：『從前拆回來爲的是斷絕敵人交通，並怕國民黨打內戰害咱們，如今和平了，咱還把它放在家裏幹什麼？』材料還是不夠，工人就提出來拆三股道的辦法；把小站上的第三股道拆下來。可是，這還是不夠，只得把草橋西一里多路長通馬頭的軌道上拆下來。工人在工會的領導下，了解到路鐵是自己的，而且生活大大改善，職業也有了保障，每個人都是緊張積極的工作；下雪天也沒有停工，連陰歷年也沒有停工。從瓦礫到新安鎮有六七里路壞了，竟在三天之內修復好；瓦礫到草橋間有

二座被毀的橋，有四十米達長，八十八個工人竟在兩天以內修好了（用樹段打的樁）。許多工人，兩隻腳在冷水裏凍壞了。

從炮車站至通河，中間有一座六號大橋被毀，八道枕木和鐵軌沒有了。從新安鎮開出的車頭，載着器材和工人，沿路修復，開到大橋跟前，天快黑了，同時汽鍋快沒水了，火車就開回新安鎮去，預備明天來修；當第二天火車又開到橋這邊時，奇蹟發生了；工人們看到橋已修好了，枕木和鐵軌也按好了，原來是炮車和通河的工務段工人，在高漲的情緒下，連夜趕修的。新安鎮的工人，到處讚揚他們的業績。參加那次修橋的炮車站工人王成功說：『咱幹了一輩子活，也沒有今天這樣幹得得勁！』

車頭的來歷

敵人遺留下來的車頭，都是破損不堪的；但又沒有現成的裝備零件，所以要使火車頭開動起來，確實是一件很難的事。原來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日本鬼子從新安鎮撤退，計劃同時把所有車頭車皮拉到海州去，他找工人開車，工人拒絕開，於是強拉一個『生手』開車，結果開出新安東五里地，火車頭就滑出軌，敵人發了急，就連後邊的車廂——車上滿載枕木和糧食——付之一炬。結果那一段路軌的枕木也點着了。火車頭上的零件都被周圍居民拆卸了許多。火車頭成了一個橫在路上的重要障礙物，也幸虧有了這個障礙物敵人才給我們留下了幾個殘破的車頭和若干車皮。新安鎮機務處工人用盡一切辦法要把車頭抬起來納入正軌，先是在車頭底下打兩頭接上軌，續上車皮下面的枕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走車廂，然後設法救出車頭，車頭上許多零件遺失了。又從其他壞了的車頭上拆卸零件，移東補西，好不容易再裝備上去。工人又從新安鎮用小車運來煤

，用小桶打水裝滿汽鍋，火車終於動起來了，所有的工人和四村裏的農民，都鼓掌慶祝，比打了一個勝仗還歡喜！

工人們在解決若干技術問題時，並沒有工程師，又沒有技術條件，但在工會的領導下，工人集體的經驗，卻能解決工程師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原來這個火車頭，把個水表弄斷了，這就是車頭上致命的創傷，一般工程師除掉『另換一個』外，是別無辦法的。機務處的工人張斌，發了一回楞：『現在到那裏去換呢？』他日夜的思索，最後，他同路局建議，用套銷法，把水表（刻度的玻璃管）接上了。

還有一個車頭，本來是在便道的斜坡上跌出軌道去了（便道是大鐵橋被毀後，在河灘里臨時修的路基）。如果要把它扶起來，沒有起重機，不行的。但我們沒有，我們只有三個小千斤頂。許多工人都在研究如何把它扶起來的方法，最後，把三個千斤頂加起來用，並且搭上支架，居然前後只用了兩天工夫就把陷落下去的龐然大物納入正軌，扶上來的車頭雖已成了千瘡百孔，殘缺不堪，但張斌却很樂觀的說：『我們很快就能把它修好的。』

火車開動了

現在火車每天來回對開一次，車上乘客很擁擠，自徐州還鄉的難民，也絡繹不絕。許多商人用火車來回運輸貨物，起初規定乘客車價每站五元，後鐵路各處步入正規，現已改為以公里計車價，一公里收抗幣兩毛五分，北海幣五角。自新安至運河，票價每人只須九元五毛，運鹽收費一公斤四釐，三十噸的車皮，只須一千五百元的運費。

爲了淮城的光明

蒲君

農曆年底，軍工部的孫衛三科長帶着樊漢新、王炳宏、王永貴、周以奉、萬元慶、王東生共七個人接受了創辦淮城電燈廠的任務。任務，只是個空頭任務，除了幾百斤皮線和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三架發電機外，什麼也沒有，但是爲替人民做事，什麼是困難呢？他們到是不懂的。他們只有一個堅強的信念：「爲了淮城的光明，一定要把電燈廠攪起來！」這個信念，就像古老的樹根深入泥土中似的，長在他們的心上。

自從接受任務以後，他們就沒有星期日，沒有假期，沒有日夜，也忘掉了自己。在他們中間是不容易分出職別的，因爲經理，技術工人，學習工人，完全混在一起工作。手，同樣是烏黑的手，衣服，同樣油污得照得見人……

他們曾想辦法去攪一架引擎。他們吃飯的時候想，睡覺的時候想，他們想：「引擎不解決，什麼都是空話。」聽說清江有，馬快趕到清江，聽說高郵有，馬快趕到高郵，趕到清江，他們所想要的引擎是「別有用處」，趕到高郵，他們想要的引擎又是「私人財產」，困難雖然像歌兒似的打在他們的頭上，但是却始終沒有因爲困難而畏縮而灰心。

爲了引擎，他們成日成夜的奔走，一分鐘的時間也不肯放棄。別人正在烘烘熱熱的慶祝陽曆年的時候，他們却在清江淮安之間奔波呢。陽曆元旦剛從清江接洽引擎失敗回到淮安還沒有休息，第二天天沒亮，樊漢新、王炳宏、王永貴，跟着孫衛三科長又出發前往高郵了，下午兩點鐘就

走了八十里到達寶應，因為聽說他們要找的劉參謀長已回淮安，於是決定留兩個人在寶應等候。孫科長和王永貴又立刻折回，動身的時候是當天三點鐘，趕到淮安，已是十二點的深夜，七個點頭跑了八十里大路。初三一早，王永貴一個人又帶着介紹信從淮安出發，經寶應連夜趕到高郵，正好天亮，寶應到高郵是一百二十里，誰也會很快算出的：從淮安到寶應，從寶應回淮安，再從淮安到高郵，王永貴在兩天一夜中，沒有休息，連續走了三百六十里。

他們用盡心機在高郵購得一架二十四馬力的引擎，由樊漢新、王永貴兩個人押船回淮安。從高郵下行，剛巧是頂風頂水，天冷風大，船土人少，兩個人都自動幫助船夫拉牽。第二天凍河了，他們一邊打冰一邊行船，船在冰塊中走。突然被冰撞破一個洞，王永貴一看，洞有碗口大，水往裏直冒，心裏一急：「這可糟啦！」在刺骨的北風中，他毫不遲疑撕破棉褲，掏出棉花把漏水洞堵塞住了。

夜裏，一切都靜靜的，只有風聲，只有流水撞擊着船頭發出潺潺的響聲，蒼白的月光照在沉寂的原野上，樊漢新、王永貴兩個入拉着船向前走，雖然急切趕回的心是絞痛，但是船上裝得滿滿的，像個大肚子的女人，無論如何總行不快。王永貴說：「他媽的，夜裏拉船冷死人，北風像刀心，伸手摸摸牽繩，凍得像根鐵條。每天夜裏只能背二十多里就要停船睡覺，可是怎麼睡得着呢？」都記掛着船上的漏口，老樊一夜點着臘燭起來看了三次。

由於五天四夜日夜拉船的生活，使樊漢新、王永貴兩個人鼻子下面和嘴的周圍，被北風割破許多小口子而且潰爛了。但是他們回到淮安以後，照常參加做工作，嘴上貼着膏藥，說話和吃飯都發生很大的困難。別的同志跟他們開心說：「好了！嘴上貼起封條來了！」

爲了淮城的光明，他們全體曾發揮了驚人的創造力。說起電燈廠，誰都會想到非常鞏固的水泥地基，（因為沒有水泥底腳就不穩）但是他們是沒有辦法從新解放的城中弄到水泥的，於是就

有人想用水棉代替。棉打好了，引擎，和發電機都裝好了，就準備開車，一個老電燈工人孫義和給他們說：「底脚不穩，不能開車，一開起來，說不定機器會離開地面，撞倒牆壁和人身上去。」這樣又使他們焦心啦，是的，他們自己也知道：「脚底不穩，怎能開車呢！」本來祇是在沒有辦法中想冒險試試看，碰到了新的困難，他們用集體創作來解決，哈！他們想到了非常巧妙的法子——用大石碑來做底脚。他們就親自去把古廟裏的石碑搬得來，在石碑的四角鑿四個孔，上面鋪了木板，把引擎安置在上面，看看不比水泥差，機器轉動了也不振動，底脚不穩的問題解決了。

沒有一天放假，他們兩個年都在極度緊張的工作中渡過的。陽曆年，正是為引擎在清江淮安之間奔走的時候，年前後不會有一天停過脚。陰曆年，又正是試車的時候，老百姓、別的機關部隊的同志都正在準備過快樂的新年，計劃着如何會餐，如何開娛樂晚會，如何消磨元旦後的假期，但是這一切對於他們是無關的。他們沒有四個菜六個菜的會餐，他們沒有娛樂晚會，除夕晚上一直工作到一點鐘才休息，元旦日早上，天一亮他們又在機器房裏工作了。當他們叮叮咚咚的工作的時候，大街上熱鬧的鑼鼓，敲得人癢癢的，文娛隊夾在人羣中笑着擁着一批又一批的流過他們的門口。樊漢清笑着說：「電燈沒攪好，沒心緒過年。」

許多事情，他們都親自動手做，一方面為政府節省，一方面增快工作的速率。他們親自動手在燈光下半夜挖好貯水池，他們親自動手在半夜中拾出挖貯水池堆積的泥，他們親自動手拾回七十棵樹作燃料，他們親自動手在夜裏挖好一人一手深的坑安置好木頭的人字架，這一切，為了什麼？不為別的，正如王永貴所說：「為了淮城的光明，一定要把電燈廠攪起來！」

現在，電燈終於亮起來了，雖然全城還沒有普遍裝燈，但在大街上，你已可看到每隔三四棵電線桿就是一盞輝煌的路燈。當淮城人民看到自己的電燈發光，他們是如何喜悅啊！大人們圍在

燈光下談濟淮城將來發展的前途，小孩子在燈光下歡躍地笑着，跳着繞歌舞。

樊漢新站在已經開動的機器旁邊，指著正在積極裝置而尚未裝好的另一架三千匹馬力的引擎說：「這個裝好就好了！」軋軋的機聲與他的講話和在一起，微笑的燈光照着他微笑的臉……

和平聲中之搶修遺堤

馮亦初

——記解放區人民在「收復區」間之修堤經過——

堂堂的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真愛對自己開玩笑，先是在他『十三次會議通過，決先……盡最大努力……撥款整治……修建運河淮河河堤』（見載大公報）而且還說：『邵伯以南江歸各壩，在政府控制區中，修理較易，邵伯以北，則較困難，清江天妃閣，破壞甚大。』

時間是不能等待的，從三月七日決議，直拖到四月二十日大公報又說話了『揚州……續請興修運河兩壩（壩江，土山）……運河工程局雖有計劃，格於種種原因，需待時日，不能即時開工，現本縣人民以壩江，土山兩壩均處江都境內，環境尚屬良好……』

其實自揚州東端，邵伯佃女廟以南，國民黨只要修六十里路就算及格，這要和蘇皖解放區六百里的運河綫比較起來真是大巫見小巫，但民主政府早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先後次第開工，幾萬勞動人民的巨力，舉起鐵臂在趕築大堤，自然邵伯六閘以南佃女廟北的一段工程我們也不會把他放在例外，不過這裏與國民黨軍太靠近，爲着特別尊重起見，我們樊川縣蔡縣長公正，曾於三月三十日致國民黨軍一一八團，一封公函，大意是：『敝府奉主級命令，興修遺堤，此舉純係爲蘇北二十五縣人民之福利，在邵伯以南六閘至李公莊一帶皆在興修之列，屆時將有民佚河工人員抵

該地工作，爾達請勿發生誤會。」

四月八日（過了九天），我們便在自己步槍連附近開始做工了，但國民黨軍竟然開槍威脅。

四月九日，我陳專員揚，蔡縣長，工程處俞、錢二處長，爲穩定工友之畏懼心理，堅決完成南段大工，就親自率領再去。

國民黨軍的哨位，在高高的瞭望孔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們一共只有一百四十五個人，除四個隨員以外，其他都是徒手便衣的老百姓。其中三分之二更是蓄髮的女工，這有什麼可怕呢？但歸來途中繼續遭到步槍，機關槍的發射。

爲此我們一再去信，說明原意，希勿阻擾，但遲遲未覆，而同一時期的水位，急急的增高了一尺三，一直等到四月十三日才覆予一個代電，中心意思是奉湯司令官恩伯之電，「轉知淮陰小組，事關水陸交通建築事項，俟明確規定後辦理。」

這算是不必要的麻煩，修堤明明只是一個民生水利問題，與水陸交通一無妨害，至於說到「明確規定」，那末：是湯將軍忘記了，在莊嚴的政協決議早已規定：「迅速治理黃河。並修築其他因戰事而被壞及失修之水利」「積極籌劃增強鐵路，公私建設港灣，興修水利及其他工程。」

湯將軍也忘記了：現在清明已過，嚴霜已至，秧苗綠芽，麥浪早波動着大地，農夫耕耘忙碌的季節已經到了！四月田野少聞人，還「挨」什麼呢？難道要到夏防吃緊，讓洪水泛濫，使江北人民好遇到類似河南的大災難嗎？

湯將軍也忘記了！假使邵伯以南的河堤決裂，對蘇皖解放區是觸去了一角邊緣，而揚州、泰州、泰興諸縣，則有沉入魚腹的危險。

但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民主政府不願再等待了，人民不願意再等待了！運河八年來的創痕必須立即診治，讓國民黨軍射擊吧！我們不懼艱險，在劉家莊，陳家溝，肖家口三據點包圍國內奧擊修理，費時七天，將堤上密佈之交通壕，防空壕，散兵壕填平，共長約五千一百尺，闊三尺至十八尺，深二尺至七尺，計共修土三千九百八十方，積土五百方。

是難堅決迅速的進行和平建設？是難全心全意謀破壞民生福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渠河在呼吸了

馬冠羣

淤塞了四十多年的淮城文渠河，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現在已開始在呼吸新鮮的空氣了。預料不下雨，只要十天的功夫，它就可全部暢行無阻，這使淮城的所有五萬餘軍民將要吃到甜水，身體健康和愉快。

出市政府走府學（文廟）門口，不幾步，前面就是丁光橋，橋下躺著憔悴的像死了的文渠河的屍骸，一羣雄糾糾的勞動者，在橋的兩頭用力工作着，他們手舉着釘鉋，反挽了大鉤，把一團一團的污泥，從溝裏弄上來，一個個臉龐上表現着自由愉快和溫暖之光，他們的工作是要使文渠河復活過來。

一個老頭子笑嘻嘻的道：「天下的確變了，要是過去國民黨、鬼子、二黃……逼着我們做工，不給錢，還要用鞭子抽，現在民主政府爲我們老百姓開河，每天還給十幾斤糧食啦，真是民性好。」

我搶上前問：「你們是那裏的？」一羣勞動者都異口同聲的道：「我們是新聯鎮的農戶，全是窮人，這裏一共三十八，還有幾十個馬上就來啦！」接着還說：「自從民主來後，我們都好過日子了。」

由丁光橋向東是一片碧綠的田園，有兩位三十餘歲的中年大娘每人手中提着一隻小鉛桶，邊走邊談，一個說：「不是政府開河，我一家就過不過去了。」另一個說：「不是嗎？真是政府救

濟窮人。』這時，我趕上去問：『嫂子貴姓？』兩個都說『姓陳』，『送飯給家裏人（丈夫）吃的。』

繞過小屋，前面是一羣出山的猛虎似的鄉下漢子，在一歛一歛的把泥從河道裏挑向兩面的荒田中，你爭我競，沒有一個不大汗淋漓。

『這是什麼地名？』我問着。他們回答『不知道』，奇怪，『你們是那兒來的？』『是鹽南區良武鄉第五村趕得來的，聽說政府要開河，解決窮人的生活痛苦，我們所以集體來。』這是中隊長鄭桂珠在給我答話。

走進一間小茅草蓬，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婆正在煮飯，我問『沒吃嗎？』『不是，同志的，是快子在我家煮的。』她把一把草丟在鍋洞裏站起來向我回答。我說：『老人家你太好了！』他連忙辭謝道：『先生：你們好，不是你們來那裏能開河，窮人真要餓死啦！這樣，春荒也可渡過，以後我們撿菜，水也送上門來呀。』

站在蝦蟆橋頭北瞰，人已匯成了一道『黑的虹』，掀起了火一般的熱潮。

從蝦蟆橋到水關這一段，緊靠着城牆根，走到這裏，一切的景象迥然不同了，老百姓一個也看不見！只是幾百個老百姓的子弟，——新四軍淮安獨立營的同志，個個如上山猛虎，挖的挖，抬的抬，搬的搬，不分官兵都在幹，營長劉仰文同志與教導員王曉雲同志都帶着頭，和大家一起『搬』！這不是爲的一方土十幾斤糧食，而是爲了貫徹黨的擁政愛民的政策。

二排長于正鈞同志，褲子捲到膝蓋上，赤着雙腳，站在水泥中挖溝，標標緻緻的小伙子，毫

不嫌『顯場』！

一連的楊學西同志，脫掉了上身衣，赤着膊在風下出勁工作，一陣吆喝聲，泥塊子像拋彩球似的紛紛飛上來，……有的同志在唱：『我們是工農自己的隊伍』……

巽關到光陶，中間有一座小土山，任務是軍區司令部全體同志担任。但，他們不怕一切阻礙，他們有勇氣把山移走，夏光司令（淮城衛戍司令）親自脫下棉衣，領導同志在做移山的工作。

一個女同志挑着一担黃泥，像扭秧歌的一樣歪來歪去，同志們在笑她，在羨她，使她臉上泛出紅光來，我趕上去問：『同志，你的名字叫……』她說：『唐……』接着她把鋼筆在我的日記本上記下『唐慧榮』三個字來。

後面許多男同志在說：『好了，好了，唐慧榮同志要上新華日報了。』

爲了新生的一代

龔平

——參觀淮陰托兒所

淮陰托兒所的房子在東門大街過去，十里長街的東首，向南的大門是新近開闢的，門左掛着一個藍底白字的牌子——蘇皖邊區托兒所。

進門就是一個大廣場，場上新做的低而矮的天橋、滑梯等小孩遊戲運動的東西，七八個小寶圍在那裏玩，紅紅的臉頰上掛着笑，兩個襁姆在旁邊也張大着口在笑。

從半圓形的石級階進去向南的第一間就是孩子們的生活室與食堂，左手向東的一間是孩子們的禮堂，向外掛着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的畫像，彩色剪形孩子們遊戲的圖像，紅綠紙條兒從一個牆壁上連接到另一個牆壁上，由於這些鮮豔的佈置，使屋內洋溢着愉快的氣氛。

我們參觀的時候就與托兒所的負責人要求，請一個同志帶我們參觀。

一位和氣的女教師帶着我們到樓上參觀宿舍，宿舍分甲、乙、丙三組，甲組的是四歲以上，乙組是三歲以上，丙組能離奶到二歲的。

全是新做的紅色的小床，四圍裝着欄杆，欄杆是可以活動的，小孩子睡時可放下，睡上了可以拉上，防止孩子會掉到地上來。小床的排列是依襁姆照顧便利整齊，從甲組到丙組宿舍旁都貼着一張襁姆輪值表，它規定前半夜是兩個襁姆，後半夜是一個襁姆。那女教師告訴我們：因爲

前半夜小孩子拉尿多，後半夜小孩子拉尿少，所以後半夜一個保姆照顧就夠了。

在宿舍旁的涼台上，六七個鮮紅色的小便桶，這是專為小孩子用而做的。從樓上參觀下來，正是孩子們開晚飯的時候，長方形的矮桌子，靠背的小椅子整齊的排列着，小孩子們挨次的坐下，每個小孩子一小碗菜，菜飯都整齊了，孩子們拿着筷子不動，我好奇的向一個孩子問：『怎麼不吃飯啦？』『還沒有打噴嚏哩。』他毫不思索的回答我。

孩子們吃好飯在玩着，一個女同志在孩子羣中樓住了一個，抱在膝上，告訴他說他的那個保姆工作不好，犯錯誤，要開除她，徵求他的同意，孩子同意了。那女同志還向他解釋現在決定開除她，明天叫她回去，以後不要想她，孩子點頭，完全同意了。

一個小孩的爸爸來看他的孩子，這孩子看到爸爸後還是吃他的飯，毫不在意，息了一回，他爸爸忍不住跑過去問他：『在這裏好嗎？』『好的』，說着還是繼續吃他的飯，他的爸爸禁不住笑着對旁人說：『這孩子在家鬧翻天，現在倒蠻守規矩了。』

從托兒所歸來，感到無限的愉快。爲着中國新生的一代，解放區民主政府正在這樣地做着。

民主政府管理教育下的犯人生活

記烟福徒刑犯人訓育隊

逢源

隨着烟台福山城的解放，叛國投敵的戰爭罪犯及敲詐、土匪、殺人等犯一百零五人，被民主政府一一逮捕。

爲感化改造這些犯人，民主政府於去冬成立了烟福徒刑犯人訓育隊，不同刑期的二百零五個

犯人，編成三個排六個班，自己選舉班排長，實行犯人自治，不盡職者可公議革職。

犯人尚可短假回家，越期受大家集體處置，孫吉玉誤假一小時，不接受大家批評，遂被戴上「犯人」二字的臂箍，並被全體犯人禁閉了一日，以示處罰。在此認真執行自定紀律過程中，逐漸養成自覺互勉的習慣，李福盛請假回家期滿時，適逢暴風雪，但他仍冒風雪趕回，他對大家談：我若不按期回來，別人今後的請假也都受影響了。

臘月二十七日，張風吾逃跑了，全體犯人都氣憤的罵道：「張風吾這壞東西太不明理義，這眞給我們全體犯人抹灰，堅決要把他捉回來。」後來犯人王克洪、楊學通等到烟台賣木柴，遇到張風吾，即將其追捕緝回，嚴勵批評，並禁閉了五日，從此十二個犯人自動組織起來打更，警戒不肖之徒的妄動。

犯人之自治生活異常規律，每星期一開生活檢討會，犯人執行中不單是機械的拘於法定的刑

期，還根據犯人的工作、學習、生活表現，團結互助諸方面之優劣，實行每週記分制，開釋和緩釋亦均以分數之多寡作依據。從此鼓勵了全體犯人的改過自新，各方注意，監督別人和改造自己。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一次討論中，經過激烈鬥爭，大家以爲二排副王奎各方均有成績，在分數上得了七十分，劉秀山等不肯進步，記了零分，並被警告『要加緊努力』。

全體犯人又分了學習組，進行時事學習和檢討反省，自己學習之餘便進行生產，根據不同的特長作了運輸、作鞋等不同的分工，經三個月的努力，已從無基金的生產賺得本幣七千五百元，政府根據公私兩利的原則，實行二八分紅，每千元拿出二百元，按每人分數之多寡，民主討論分發，王奎在十月份一月中即分得三十多元。最近又改爲半日勞動制，已有七十四個犯人，由指導員帶着文娛工具開入張村，和百畝荒地『決鬥』中。

犯人文娛生活亦活躍，每日下午四點鐘後，便可從俱樂部胡琴口琴笛子等各種樂聲中，聽到談笑聲、喝彩聲。

上述一切，便是民主政府管理教育下的犯人生活，而且隨着時日的前進，犯人們正在更積極自覺的想法『懲罰自己』，犯人王傳卿被感動得痛哭流涕的說：『我本是社會的罪人，今天在民主政府教育下洗脫骨換胎，重新作人了，我不是來執刑，是進了樂園啦！』這番話使全體犯人滿面紅熱，也是所有犯人的同感。

石島碼頭上的青年工人搬運隊

姜 迅

石島的碼頭上，歷來就常聚集着一羣沒飯吃的窮孩子，他們趁裝貨卸貨的時候，就運偷帶拾的弄些東西，爲了飢寒，他們不顧貨主們的辱罵與痛打。國民黨在這裏的時候，他們是這樣的活着，敵人在這裏的時候，他們還是這樣的生活着。

我軍解放了石島，有些孩子們還是習以爲常的這樣幹下去，商人們曾屢次對海關的人員說：『就得上級下個命令，不准他們到碼頭上來。』可是咱們的海關人員，沒有下這樣的命令。海關的周波同志，在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接近了兩三個孩子，進行教育，告訴他們爲甚麼窮了，及『組織起來生產，做飯吃』的道理。這樣教育了三四天以後，自動來接近的增加到六、七個人。接着周同志又與各教會取了聯系，配合進行組織教育，幾天的工夫，便由六、七人發展到二十一人，正式成立了『青年工人搬運隊』，進行正常的生產。商會的先牛們也高興的說：『我們一定幫助，沒有甚麼。我們負責』，並捐助了二尺白布做褲統。

第二天在碼頭上就出現了第一支『石島碼頭青年工人搬運隊』，符號的小隊伍，開始扛着糧並着貨物，轟轟烈烈的幹起來了。當選舉負責人的時候，被選的有三個小組長，一個大組長，一個大組副，他們都講了話。十六歲的姜迅向大家說：『咱過去被人家看不起，說是小偷，現在好了，我們有了組織，不受人家罵啦。這個好處是誰給咱的呢？』孩子們齊聲說：『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過去遭受人家看不起，因爲鬼子欺負咱，共產黨沒來領導咱。今後咱有了組織，什麼也不

怕，一定好好幹，跟着共產黨八路軍走。」現在他們已經增加到三十四個人。早上天沒亮就集合，在商會借給的兩間房子裏，人一齊了就跑操，跑操回來就學習，白天幹活，晚上也學習，有時還開生活檢討會。僅僅十天的工夫，已掙了八千餘元。規定十天分錢一次，由家長來領錢，防止隨便浪費。他們現在正計劃着擴大生產，與別人合辦一個小舢板，裝些東西到船上去賣，又感覺一輛大車不夠用，又與別人合股辦了一輛小車。石島街上修街建設，他們也去幹。

現在石島碼頭上很少發生偷竊事了，商人都高興的說：「八路軍真有辦法，不打不罵，把教育好了，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政治。」孩子們的家長說：「千萬好好幹，可別壞了名譽。」孩子們對周波同志則更感激不盡，一致說：「起初我們還害怕，怕你把俺組織起來送到政府扣着，現在可知道了。以後我們一定好好幹。」

（膠東通訊）

回鄉寄語

衛真

——我到了解放區

編者按：衛真君是日照人，抗戰初期離家到大後方，最近回鄉，並已決定到山大學習，這是他寫給上海友人的信，特為發表，以饗讀者。

××兄：

當我踏進解放區的第一步，首先感到與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的是新四軍——這支從人民中成長起來的隊伍，他們英氣勃勃，每個人，從戰鬥員到指揮員，在紅紅的面龐和結實的身軀上都表現着新的力量，眼睛裏發着深遠的警惕的光，對過路人的盤查是精確不馬虎；但卻態度和藹，不故意給人留難，當他們發現了形跡可疑的份子，也決不會讓你混了過去。這在一個看慣了大後方「窮寇淑兵」（註一）那種對人民神氣十足動輒非打即罵的軍隊的人，所留的印象是深刻而新鮮的！

在韓莊，我同新四軍的黃營長漫談過幾個鐘點的話，他嚴肅誠懇的告訴了我解放區的各種情形，尤其是關於軍隊和人民的關係，他說：「在這裏，軍隊是屬於人民的，人民要怎樣，我們就

得怎樣：今天人民不需要內戰，需要的是民主與和平，因此，我們也就要聽從人民的吩咐，爲保障和平實行民主而努力，那就是徹底執行政協會議的各項決議，停戰令和整軍方案；但假如今天反動派們一定要違背人民的意志，敢於向人民進攻，等到我們忍無可忍時，我們亦將毅然地堅決向拿起武器，爲保障和平實現民主而戰鬥！」

「過了三百里路長的解放區，我沒有看見一個作內戰準備的碉堡——像國民黨軍在徐（州）（口）線所修的一樣，也沒有看見像國民黨軍在徐州一帶的軍事部署和軍隊調動的頻繁，因爲，國民黨中央社會經這樣的造過謠說：共產黨在全國各地作內戰的準備，沿路修碉堡集中軍隊，揚言解放五州（揚州、泰州、通州、徐州、鄭州），因此他們自己（國民黨）也就作了積極的準備，在徐州附近集中大軍四十萬（這是中央社的報導）。可是事實恰恰相反，積極準備重開內戰的正是他們自己——國民黨反動派。」

沿途由韓莊至縣縣因無路條，故曾就誤一些時候，因爲解放區爲嚴防反動份子的侵入，走路要路條，沿途查路條者皆爲八至十四歲的兒童團團員，但你不要看他們年紀小，做起事情却是認真精確的，因爲，他們知道了這是爲了什麼，當他們查完了你的路條，認爲確實無訛以後，便很和藹的說聲：『麻煩你，同志。』

從傳莊到臨沂的途中，我的前面走着一個五十歲以上的老農，我特地趕上去同他談了不少話，他說：『俺是進城「過堂」（註二）的，俺家裏的祖塋被山前地挖了，俺給他講理，他不講，所以俺前些日子，就向縣政府司法科告了他，司法科長是個女的，他告訴俺今天「過堂」。』他自己稍爲停頓一會又說：『這如今是民主政府了，政府都替好人說話。』後來他又補充說：『只要你有道理。』

這些雖然我也常聽見朋友們說或在報章上看到，但在山東如今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它的被解

放還不到一年（此處筆者係指日本宣佈投降後新解放的地區），人民的進步就能如此的快，我能不能感到驚奇！

在戰前的山東，乞丐和盜匪是相當多的，但如今你找遍了解放區，不見一個乞丐和土匪或小偷，這是一個鄉下的老先生告訴我的。在解放區我走了三百里路，而山東民主政府所在地——臨沂，我已住了四天，但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半個乞丐，或聽到那裏有失竊或發生了搶案，這說明那位老先生並不是隨便一談，而他所說的都是有事實根據的。

解放區的物價穩定低廉。山東北海幣和法幣的兌換比例是七元半北幣兌百元法幣，物價更是便宜的使你想像不到，在這裏吃一餐飯每人只要十五元北幣，因此，人民生活是安定的。

這裏的各工作單位的伙食，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好，雖然是吃小米乾飯，但飯頭也有，菜蔬是頗富營養的豆芽豆腐，也時常吃豬肉，在這裏看不到一個面黃飢瘦的人，因為，解放區年來生產運動的成績是飛速的進步，所有生產來的東西都是改善了大家的伙食和衣服，目前山東解放區已可吃飽穿暖，而且正向着豐衣足食的目標邁進！

和平和民主，是解放區人民一致的要求，從民主政府的首長，新四軍八路軍的高級幹部至每個弟兄和全體人民，在我到的這幾天裏，多少的都接觸過幾位，對內戰的再起和擴大，都一致認為，是中國今日所不需，是全體人民所不許，假如有人敢於輕易忽視了民意，破壞和平，殺殺民主，向人民進攻，那在這裏的每個士兵和人民，都有高度的信心和堅強的力量給玩火者以痛擊！管教他丟盔卸甲，以至於陷入不堪收拾的地步！

對於造謠者的國民黨特務，說在解放區如何草菅人命，好像這裏成了不可想像的恐怖世界，像這正是張三帽子李四鐵，玩慣了恐怖政策，屠殺人民的國民黨特務們的造謠是訓練有素的，但又如何能掩蓋事實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是雄辯的，祇有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裏，我才

有隨時隨地可以失去自由的危險，和失掉生命的恐怖！在四川某中學念書，到重慶辦報，後來又到了那十里洋場的上海，八九年來這種恐怖和危險的感覺沒有一時離開過我！因為在那裏除了甘願作法西斯的奴才的徒子徒孫們以外，一般平民常因偶語而棄市！而今，我解放了，我自由了，我可說我願說的，作我願作的，絲毫受任何拘束，在這裏我不知道恐怖為何物，因為，祇有代表人民利益的進步政黨——共產黨，他才敢於給人民以自己應有的權利——民主自由。

文化人和女同志在這裏也沒有一點驕矜造作和自視清高的習生氣，或小姐們特有的那種使人不舒適的調調兒，所有的是誠懇、真實、熱情和純樸，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的任務是服務於人民大眾和革命事業，也就是說現實主義的文化人作風。就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在舊式社會中生活慣了的人，雖然在認識上知道我們今天的工作對象及應有的作風，但卻畢竟是浮而不實的，未曾深入的。思想認識上是或多或少的進步的，但情感意識却又是落後的。這就是沒有深入生活的結果。

當我走進了解放區以後，我知道了大後方的生活天地是多麼狹小！

看過這裏的出版物，參觀過山東大學——就是我要進入學習的新環境，對解放區的文教事業也就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和體驗：山大的先生都是在實際戰鬥經驗中鍛鍊過的教育界先進，教育方式不是灌瓶式的，而是採取相互研討，自由學習，從實踐中求取活的知識。

在文化界儘管各種物質條件不够完備，但這一些都已用大家的最大努力而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如像『大眾日報』原出四開一張，因為沒有對開機，但現在也已經改出每日對開一大張了。

像春一爲了顧慮身體的不健康，以致對來解放區的決心始終動搖，這些我可以忠實的告訴你，用不着擔心，這兒的物質環境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一樣惡劣。相反的倒是較上海等地還會好，這因爲上海雖然有山珍海味，但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的，不是嗎？儘管『朱門酒肉臭』，可

是路上也有『凍死骨』呵！近來上海物價飛漲，一般人民皆愁着每日的三餐，高樓大廈裏的達官貴人們不單沒受到絲毫的影響，甚至窮奢極侈有增無已！

我盼望朋友們能早日都來到這裏，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和人民是熱烈歡迎每個誠意到這兒來服務、學習或生活的人。

尤其像春一有着各種實際本領的人，這兒是更需要的，新音樂人才對人民革命的事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朋友，你們來吧！這兒的人們在熱烈的期待着！

關於更詳盡的報告有待日後。：：：：：：：：

敬禮

衛 真

五月十日於山東臨沂

註一：『窈窕淑兵』爲國民黨拉來壯丁當兵因吃不飽，致營養不良，所以變成了骨瘦如柴，人皆戲謂『窈窕淑兵』。

註二：『過堂』即封建時代訴訟時，官廳之審判叫做過堂，人民相沿成爲習慣，所以仍呼爲『過堂』。

C 調 2/4

解放區的天

$\underline{\underline{\dot{3}\dot{3}\dot{3}\dot{2}}}$ $\underline{\underline{\dot{3}\dot{.}\dot{2}}}$ | $\underline{\underline{\dot{1}\dot{1}\dot{2}}}$ 5 | $\underline{\underline{\dot{3}\dot{3}\dot{3}\dot{2}}}$ $\underline{\underline{\dot{3}\dot{1}\dot{2}}}$ | $\underline{\underline{\dot{1}\dot{1}\dot{3}}}$ 5 |
 解放區的天是 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 人民 好客 歡
 $\underline{\underline{6\dot{.}5}}$ $\underline{\underline{6\dot{.}5}}$ | $\underline{\underline{6\dot{.}6}}$ 3 5 | $\underline{\underline{6\dot{6}6\dot{5}}}$ $\underline{\underline{6\dot{.}6}}$ | $\underline{\underline{5\dot{.}1}}$ $\underline{\underline{1\dot{.}3}}$ |
 民主 政府 愛人 民呀 共產黨的 恩情 說不 完
 $\underline{\underline{2\dot{.}3}}$ $\underline{\underline{5\dot{6}}}$ | $\underline{\underline{6\dot{5}3}}$ 5 | $\underline{\underline{6\dot{.}1}}$ $\underline{\underline{2\dot{.}1}}$ | $\underline{\underline{2\dot{.}}}$ $\underline{\underline{3\dot{.}2}}$ |
 呀 呼 海海 一個呀 海 呀 呼 海 呼 海 呀 呼
 1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 $\underline{\underline{5\dot{.}6}}$ $\underline{\underline{1\dot{3}}}$ | $\underline{\underline{2\dot{1}6}}$ 1 ||
 海 海海 呀 呼 海海 一個呀 海

明 的 天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每冊北幣九十元

編者
出版者
發行者



鄒 祥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分店：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支店：日照、莒縣、莒南、高密、新

諸城、東海、竹園、鄭城、十

字路

泰安

新

772271

